



埃泽拉 著

# 湖畔奏鸣曲

HUPANZOUJINGQU

当代外国文学

Regina Ezera

АКА

Riga «Liesma» 1972

(根据 Регина Эзера, КОЛОДЕЦ,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78 年版译出)

湖畔奏鸣曲

Hupan Zoumingqu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04,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毫米<sup>1</sup>/<sub>32</sub> 印张  $10\frac{3}{4}$  插页 2

198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7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400

书号 10208·234

定价 1.85 元

## 译者前言

列金娜·埃泽拉是苏联当代文坛上的一位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拉脱维亚女作家。六十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有：中篇小说《无月之夜》(1971)，幻想体长篇小说《看不见的情火》(1972)，长篇小说《暴力》(1982)和《背叛》(1982)等。里加“火焰”出版社于一九八二年出版了她的两卷本小说集，现正在陆续出版她的新著长篇四部曲《你将听到自己的心声》。

苏联评论界对埃泽拉的创作有很高的评价，指出“她作品中的许多形象，都充分体现着责任感的主题”。她的某些作品，“不仅在拉脱维亚，恐怕在全苏联的新小说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湖畔奏鸣曲》<sup>①</sup>是埃泽拉的成名作。小说由作者亲自改编为电影于一九七六年搬上银幕后，在观众和评论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被称为“田园诗”，“心理剧”，“真正的抒情乐章”。

小说讲的是发生在一对中年男女之间真诚而又矛盾、

---

① 小说原名《水井》，中译本采用的是改编为电影后的名称。

热烈而又深沉的爱情故事。劳拉是一位乡村女教师。她的丈夫里奇因酒后打猎误杀了人，被捕入狱已达七年之久。她带着两个孩子和婆婆阿尔温娜及里奇同母异父的妹妹维娅生活在一起。她孤独、寂寞，渴望能得到一个普通女人应该享受到的幸福。就在这时，一位名叫鲁道夫的医生来湖畔休假。他对劳拉一见倾心，彼此产生了爱情。但劳拉出于对丈夫、对孩子的责任感，她终于忍心拒绝了自己长久想望的幸福，继续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感情上的痛苦，等待着丈夫归来。

小说感人的力量除了来自它主题思想的道德蕴藉外，还在于作者艺术表现上的独到功力。埃泽拉在创作上素以抒情写景见长。她善于把大自然的美和文学表现上的自然美糅合在一起，赋予作品以情景交融，自然天成的韵致。如果可以把作家的审美理想大致归为雕琢美和自然美两类的話，埃泽拉所追求的是后者——比雕琢美更高，也是更难企及的一种艺术境界。

展现在小说中的大自然，仿佛有着激荡人的心潮，净化人的灵魂，促使素昧平生的人们彼此亲近的神奇力量。“游蛇湖”畔，湖面烟波浩渺，丛林莽莽苍苍，竹篱茅舍，鸡犬之声相闻……即使它处处展露着荒凉，贫瘠，即使它还带有历史留下的疮痍，依然充满着大自然的永恒魅力。生活在这天地里的人也是一样，即使他们有些粗俗，贫乏，甚至有些愚昧和野性，你同样会发现他们身上有着现代社会中已被丢失的许多美质。劳拉自然是爱和美的化身，马里斯和

扎伊加更是纯真无邪的象征，就是憨态可掬的老人赖尼斯夫妇，粗野鲁莽的“茨冈”里奇，沾染了某些“时代病”的维娅，他们同样也具有率直、单纯、质朴的自然美。就连阿尔温娜，她自己屡遭命运的捉弄，也给后代带来了无穷的不幸，却一直信守着一套陈腐的伦理观念，逆来顺受，随遇而安。但从她身上，同样也可以看到强烈的母爱。

近年来，苏联文学中仿佛出现了一股亲近自然的热潮，埃泽拉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她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都为主人公提供了接近大自然的机会。而一当他们摆脱开尘世的纷扰，投身到大自然中去，便会不由得受到它的陶冶和启迪，从而领悟到自身的卑微和渺小。鲁道夫在“游蛇湖”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然而，作者并不是一味崇尚“归真返朴”，把大自然的恬静与现代生活的喧嚣对立起来，去追求超然于理性社会之外的闲适情趣。苏联评论家指出，“埃泽拉创作的基本题材是现实社会的生活和人”。“生活，它作为一种大系和载体，居其中心的是人——有理性的人。”“她执着探求的，是名之曰‘人’的奥秘。她思考的是人与大自然的联系。鲁道夫，表面上看来，似乎已超脱现实生活的烦扰，陶然于湖光山色之中。而实际上，他是在大自然中思考生活的真谛，寻求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应处的位置。”

埃泽拉在创作上很善于广采博纳拉脱维亚民族文学和近代西方文学的各种表现手法，在追求作品自然美的同时，也很注重背景的选择，伏笔的运用和气氛、环境的描写。如

作者笔下充满神秘色彩的托马林田庄以及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旧仇新冤，就容易使人联想到十九世纪初英国流行的“哥特小说”的某些艺术特点。作者在人物刻画上，用笔简繁有致，或含蓄，或诙谐，喜笑讽喻，相得益彰，使一个个人物都跃然纸上。这些，都是读者所不难体味的。

一九八五年春。

## 主要人物表

鲁道夫·斯涅泽——里加到乡下来度假的外科医生

劳拉——乡村女教师

阿尔温娜——劳拉的婆母，托马林田庄的女主人

里哈德(里奇)——劳拉之夫，阿尔温娜与现住宅的前主人托马林所生的儿子，因醉酒误杀了人而被捕入狱

维娅——阿尔温娜与前农庄主席赖尼斯生的女儿，是里奇异父同母的妹妹

马里斯——劳拉之子

扎伊加——劳拉之女

艾迪斯·普特拉姆——滨湖集体农庄的老庄员

玛丽娅——艾迪斯之妻

维利斯·达济尚——被里奇误杀致死的人

托马林·奥古斯特——托马林田庄的前主人

赖尼斯·齐鲁利斯——被托马林害死的农庄主席

鲁塔——鲁道夫的前妻

阿尔曼德——鲁道夫的儿子

# 第 一 章

## 1

又到了这白天与黑夜分离的时刻：鲁道夫慢腾腾走在通往托马林田庄的林荫道上，眼看着太阳缓缓向地平线沉落下去，终于完全隐没在它的后边。现在，只有遥远的天际还放射着光芒，最先出现的一颗昏星渐渐地燃起了惨淡的火光。在红彤彤的、暂时还很明亮的天空映衬下，田庄的建筑物就象一条条满载的驳船，仿佛显得额外雄伟而沉重，只是当走到近前时，才令人惊异地发现，眼前的一切竟是如此陈腐敝旧。就连晚霞那柔和的金灿灿的余晖也不能对它有多少点染和掩饰。房顶用近乎白色的和暗黄色的板条打满了补丁，显得花花搭搭，而且几间屋顶的中间都已经塌陷，有的塌陷得厉害一些，有的稍差一些，都象一条条饿狗凹陷的两肋。一幢带有两孔小窗户的房屋，从枝叶繁茂的丁香丛和齐檐高的、有的还高过房檐的茉莉花丛内，象近视眼一般，狐疑地向外张望着。想来，开花时节，这田庄多半湮没在一片香馥馥的、淡紫色的云霞之中；可现在，那枝杈就象扶在圆木墙壁上的佝偻的手指一般。苹果树几经风吹雨打，长

满了苔藓，也都光秃秃地站在那儿，一棵棵都足有半百的年纪。留在灰白色树枝上的果实，在霞光的辉映下，象一轮轮小太阳，在这一片凋敝衰败的世界里，显得仿佛不是真的。

湖岸上的这户人家，原想在这里修复或建造些什么，显得离集体农庄的中心庄园太远了一些，但看来，总算没有什么妨碍，它毕竟还没有插入这片完整的田野中间。眼下这里还有人住，这片陈旧的建筑就好歹地支撑着，要是被丢弃的话，也许早就变成断壁残垣，长满杂草和剪股颖了。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生长得最长久的就是这种丁香。

这里只听到一些遥远的、多多少少都能听得清楚的声音。对岸有人在啊呜啊呜地呼喊；畜栏里一头待厌了的母牛在哞哞地叫；维亚泽村的列达汪汪叫了几声又沉默了；可这里，连狗都没出来迎接鲁道夫。他停下来，想听听有没有人的声音，或者再发现点别的什么生活迹象，但附近没有听到任何动静。畜栏门大敞着，但粪堆里不见一只刨食的鸡，不管是公鸡或是母鸡。有人想修理下辘轳，但开了个头，看来因为有什么事，又都半半拉拉地扔在了那里：卸下来的辘轳筒，拔出来的立柱，靠在栅栏上的摇把。田庄象是没人管了。院门虚掩着。鲁道夫敲了敲，不知怎么，他预感到多半不会有人答应，因此，果真如此的时候，他也就没觉得奇怪。他经过前室和半明半暗的、带有衣挂和放着一些筐筐、水桶的前室，来到了厨房。炉灶里还闪着火光——就象电炉子

上的炉丝，无声无息，毫无生气。鲁道夫觉得隔壁仿佛有人走动。

他叫了一声：

“这儿有人吗？”

房间里先是传来一种嘶哑声，随后又听到一种低沉而闷哑的声响。

咣……咣……

桌子上满是面包渣，放着一个已经切掉了一块的大圆面包和一把截枝刀。炉灶上边的一条绳子上搭着两双小孩袜子，一双白的，一双蓝的。地板上扔着一个小熊。鲁道夫下意识地弯腰把它捡起来。原来缺一条腿——是个瘸子。

咣……咣……

钟声消失了，又杳无声息，房子又象中了魔似地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之中。托马林田庄就象民俗博物馆里的一个农家院落：一切都安放、陈列得力求创造出一种真实生活的假象，连人造小壁炉也在燃烧着，四周一个活人也没有，只有一些曾供人们使用过的用具。

鲁道夫把小玩具熊放到长凳上，又回到了院子里。万一哪位主人一回来，碰到一个生人会吓了一跳。那时，天晓得会怎么想。他在院子里徘徊着，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于是来到了井前。他朝井下一看——井底之深使他不禁大吃一惊：只见在远远遥远的深处有一点象一枚硬币似的亮光，往上是一个狭小、潮湿的井筒，水就是从这里提出。你若

冲着井口大吼一声，它会迸发出一声如同发自肺腑的回音，这种井里的水象眼泪一般清澈，冰凉，而且带有一种金属的余味，如果你用罐子，或干脆对着水桶喝，特别是如果你用陶器去盛，会感到有一股象鲜桦树汁一般甜丝丝的味道。鲁道夫私下对这一切这样一回忆，一联想，顿时就很想喝点。但桶里一滴水也没有，铤铤扔在草地上，井绳还象蛇似地缠绕在上边，只有井水在深深的井底闪烁着灰蓝色的微光。

什么地方听到有孩子在象麻雀似的唧唧喳喳地嬉戏。但究竟是在哪儿呢？在湖上吗？又是一阵笑声。噢，在果园那边，可能是在“游蛇湖”的湖边上。他朝那个方向走去，尽量地躲避着落在草棵里的一个个半边红半边白的亮晶晶的苹果。原来这地方并不那么僻静。一走出树林，展现在鲁道夫面前低处的是一片半圆形烟波浩渺的湖面。一位上年纪的妇女牵着奶牛，沿着一条从浸水草地向上去的小路走着，两只带羊羔的绵羊，没用绳牵，自由自在地跟在后边。在一片白茫茫、仿佛纹丝不动的湖面背景上，还走着三个身影：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和一只小狗，小狗不时地用尖细的假嗓门儿汪汪几声。这警觉的吠叫决不是由鲁道夫的出现引起的——还没有任何人发现这位外来人。孩子们顺湖边飞快地跑着，身后拖着一绺象大胡子似的绿莹莹的水草根，嘴里很不谐和地高喊着：

“巴拉达①—卡拉巴萨—巴拉巴萨……巴拉达—卡拉

---

① 即大胡子之意。但整句话是孩子顺口编的绕口令，没有实际意思。

巴萨—巴—拉—巴—萨……”

一个什么东西掉在鲁道夫身旁的地上，他扭头一看——是个苹果。果园里散发着熟透的果香。他一直很渴，但他没有勇气弯腰去捡起这个苹果；也是，这和喝点井水，可不完全是一回事……

“巴拉达—卡拉巴萨—巴拉巴萨，巴拉达……”

“大胡子”被小狗扯住，用牙叼着就跑了，孩子在后边紧追——只见脚下飞出一片水花。

这一切看上去是在那么遥远的凹地，那么深，就象他仍在望着那口井的井底……

这寂静突然被一阵锯木的尖利的声音打破。鲁道夫向周围看了看。这声音十之八九是从一个棚子里传出来的。他走到敞开着的前门向里瞅瞅：里面半边垛着木柴，地上放着一些截成段的圆木、做东西用的木板和工具；另半边，地上满是干草屑——看来，冬天这里存放过干草。鲁道夫不知为什么断定拉锯的是个男人——凑巧，跟男人交涉那件事就简单多了，他就是为这件事到托马林家来的——结果是个女的。她把一块厚木板放在台架上，用一个很小的，而且在他看来一定相当钝的锯子锯着。这女人外貌相当平常：一件褪了色的短上衣，带铆钉的破劳动布牛仔裤，赤着脚，脚上一层尘土，只有用一条黑橡皮筋束在后脑勺上的一缕栗色的长发显得蓬松秀美，与她全身上下很不协调。

由于这尖细刺耳的锯鸣，这女人未必能听到鲁道夫的脚步声，她多半是发现了他的影子才猛然回过头来，脸上掠

过一副奇怪的、难以形容的表情——不知是吃惊还是恰恰相反——一阵突然的喜悦，立刻又变成了明显的局促。

“是您?!”她在回答鲁道夫那句迟疑的问候时顺口说了这么一句，但这句惊叫不象惊叫、发问不象发问的话，什么也没有向他说明。也许是一开始她把当成了另外一个人，但也完全可能是一时急不择言，偶尔说了这么一句——因为他们彼此并不相识。这女人把锯子靠在墙跟前，回过身来朝着鲁道夫。裤子外面她不知为什么系上了一条漆布围裙，短上衣那薄薄的衣料有些地方贴在了身上，显露出她瘦削的两肩，而她那长方形的、完全没有晒黑的面庞上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却令他感到几乎是一副绝世禁欲的神情。

“一个结核病体质的家伙，”鲁道夫不由得暗自想道。

“有事吗?”她带着一种疑问的语调说。

“我让您受惊了。说实在的，我是有事找您，可一下先开了这么个不体面的头。”在鲁道夫讲话的时间里，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最后这句话引起了她一丝微笑——一口大大的、整齐的、洁白的门牙突然闪现了一下。“是艾迪斯派我来的。维亚泽村的船全都坏了，所以他说……”

“您要用很久吗?”

“连我自己都很难讲。”

女人笑了，这一笑使她的面貌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整个脸盘都有了生气。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能在这里待多久，也许两个星期，

也许一个月。”

鲁道夫话一出口，又感到担心，“对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不管怎么说，谁肯借给你整整一个月呢！”于是他连忙补充说，只要她能偶尔借给他用用他也很感激，当然，如果她信得过他、愿意借给他的话。这是一着好棋，女人的嘴隐隐可见地颤动了一下。这是一种掩饰的冷笑，还是讽刺的微笑？你怎么理解都行。

“我也不知道，”她犹豫不决地说。“有时婆婆用它到湖对岸的商店去，维娅也常用……”

这女人一提到“维娅”，鲁道夫产生了一种天真的愿望，想问问——她自己叫什么名字？不，最好别问！你既然是来求人的，说话太随便，人家就可能不愿帮忙，会坏事的。何况这女人又使人感到那么矜持，那么自尊呢？是孤僻吧？人家会婉言拒绝，以很客气的方式把他送出田庄的。

稍稍思索了一下后，她又补充说：

“我答应您用到明天晚上多少还有点把握。当然，这时间太少了，但星期一早晨我必须得去滨湖镇。”

“我一定按您说的时间放回原处。”

她又微微一笑。

“倒完全不必那么准时。晚点也没关系。走吧，我去给您拿钥匙，告诉您桨藏在什么地方。”

这女人把漆布围裙解下来，往木台架上一扔，身条儿立刻变得匀称而轻盈，遂带他进了院子。她有多大年纪？三十岁左右。从身形来看更年轻一些，从脸上看——也许三

十多一点。

小径两旁是大簇大簇的天竺牡丹，有的象他肩膀一般高，有的还更高一些。

“多好的花呀！”鲁道夫感到惊奇。

“您说什么？”她回过头反问了一句，她那双炯炯发亮的灰眼睛流露出的平静的关切神情再次使他不胜惊讶。“啊，花呀！是的，没好好管理，得稍微间间棵，这里的地土质很好，不过眼下正是旱季，干得厉害。”

孩子带着小狗从湖上跑来，小男孩首先发现了鲁道夫，就从洋蓍草丛中磕磕绊绊地、一瘸一拐地跑近了一点。他迟疑了相当一阵子，但终于还是郑重宣告托马林田庄来了一位陌生人。孩子可和鲁道夫不同，赤着脚，溅得浑身是泥，临到跟前，他们又踌躇起来，老远就停下了脚步。

“扎伊加，把锁船的钥匙拿来！”

小姑娘跑去了，浅黄色头发的小辫儿一上一下地颤动着。小男孩比她矮一头，黑黝黝的，一头髻发，象个小茨冈人似的从远处直盯着鲁道夫，那双瞪得几乎溜圆的栗色的眼睛，活象那只瘸腿的小玩具熊。

“你叫什么名字？”鲁道夫和小男孩谈起来。但他没有回答，只是好奇地、用心地、甚至稍带几分狡黠地盯着他。

“过来，马里斯！”女人叫他到跟前来。

小男孩迟疑地走到她跟前，抓着她一只手，问：

“妈妈！”

“怎么？”

“是爸爸吗？”

女人摇了摇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急忙引开他的视线，而且全身那么瑟缩起来，就象准备承受什么打击。但是，就在母亲做出这番十分明确的姿态之后，小男孩仍没有减少对鲁道夫的兴趣。马里斯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头发，眼镜，“闪电”牌的钮扣，戴在手腕上的表，穿在脚上的平底鞋——那么毫不掩饰，那么全神贯注，就象在动物园观赏野兽，鲁道夫不由得笑了。马里斯的脸上也绽开了笑容，先是怯生生的，随之是咧嘴大笑，笑得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小男孩突然难为情地藏到了母亲背后，只是间或用一只炯炯发亮的眼睛瞅瞅鲁道夫。

扎伊加回来了，拿来一把用小绳系着一个小木牌的钥匙。鲁道夫注意到，她们母女长得太象了——一样的脸盘儿，一样的眼睛，只是小姑娘的头发完全是浅色的，但随着时间的，想必也会慢慢变黑，最终变成栗色的，象她母亲头发的色调一样。

“走，咱们下去吧，”女人冷冰冰地说，于是他们朝湖边走去。小狗儿很快就失去了对这位外来人的兴趣，然而鲁道夫却始终感觉到小男孩死盯在他身上的目光。天色已经入暮。湖畔的景色，连同那些黑沉沉的树木、小船和系留小船的处所，都象绘制在一面粉红色玻璃上的漆画。

“这么幽静和安宁，简直不可思议，”鲁道夫打破了这紧张的沉默。

她既没说是，也没说否，只露出一丝隐约可见的笑容。

“既没有摩托艇的声音，也没有半导体……”

说来也巧，恰在这时，湖面上传来隐隐约约的音乐声。

“说着狼，狼就到！……”他由衷地快活起来。“好象是对岸上。”

她点了点头。

他想引这个女人说说话，但没谈起来。又是充满整个空间的寂静，连湖对岸的音乐声和脚下的沙沙声也都不能填补这种寂静。

“船桨在赤杨丛里。”

这话听上去很一本正经，但是已经晚了——孩子们已经把桨找出来，一人拖着一根，先经过草地，接着又过了沙滩，最后隔着船帮把它扔到船底上了。船桨碰着船底，发出砰砰两响。在广阔湖面上空这傍晚清澈的空气中，这响声就象双筒猎枪的两声连发，惊起了已经在芦苇中准备过夜的水鸭。它们振翅飞起，掠过湖面，水中反射出它们的一抹倒影。

“水鸭！水——鸭！”马里斯紧跟着喊起来。

小狗仓皇地顺着湖岸东奔西突地跑起来，甚至掉进了没到肚子在水里。

“水——鸭……”

水禽朝维亚泽方向飞去，隐藏到了半岛后面。马里斯安静了下来，小狗也回来了，一阵慌乱之后，湖面重又沉入了昏睡之中。